

高等学校教学用书

植物分类学简编

胡先骕著

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等学校教学用书

植物分类学簡編

胡先驕 著

科学技術出版社

前 言 提 要

本書是預備任師範學院和農林學院的植物分類學課程教學參考書用的，同時也可供綜合大學生物系、中學生物教師或其他研究植物分類學的人參考。比較著者在一九五一年寫的“植物分類學講義”簡明。因為目的在於教學參考，所以對於理論和技术方法寫得較詳；一部分是討論演化與分類學的關係和植物分類學的理論，一部分是討論形態、鑑定、描寫植物和為植物命名的一切技術。書中對於中國的蕨類和其他經濟植物敘述最多。最後介紹各家的分類系統和關於研究中國植物分類的文獻。

本書於一九五五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後停版，未再重印。現經著者重行修訂，并改寫緒論、第一與十二章，增於第十三與十四章。其餘部分，亦根據對學名、修正較多，特重排出版。

植 物 分 類 學 簡 綱

著 者 胡 先 瑞

*

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西路2904號)

上海市發行所出版並兼業務可發部1979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統一書號：16113·115

開本850×1168 1/32·印張14.3 8·插頁2 7 356.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印數(一)5,500

定價：(10) 2.20元

序

因为想供給植物分类学以一本中文本的教科書，著者在一九五一年刊布了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此書大体取法于赫經生 (J. Hutchinson) 的有花植物科志 (The Families of Flowering Plants)，將所有的被子植物各科完全叙述，而加上裸子植物各科，共計三百六十一科。在科的描写之外，再按其需要，对于亚科与族以及中国产的重要属，亦有簡短的鉴别性的描写；再加上第一篇花之分析；基本原理，共为九章，以为教导初学之用。

在中国尚无适当的植物分类学的教科書时，此書能供給其需要。然其缺点在于材料过多，不但我国所不产的各科没有时间講授，而且亦不必講授；便是中国所产的各科亦没有时间完全講授。因此我的門人四川大学植物学教授方文培与西南师范学院植物学教授戴善群函請我仿施文古教授 (Prof. Doane B. Swingle) 所著的植物分类学的体裁再写一部植物分类学簡編，以供各种高等学校与农林学院之用，并供中学植物教員以及农林干部参考之用。这便是編写此書之动机。

施文古的植物分类学教科書，篇幅虽小，但对于理論与技术方面写得頗为精詳，如第一章演化与分类学的关系与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两章是极其重要的討論植物分类学的理論的。簡編的此两篇大体依据該書的内容編写而有重要的增加与修正。第二章高等植物鉴定的方法，第三章标本室的建立，第四章植物分类学的术语，第十一章命名；这四章是討論采集、鉴定、描写植物与植物命名的一切技术的。第五章苔蘚植物与第六章蕨类植物两章，是按現时学制的規定而写的。苔蘚植物甚少經濟价值，故写得較为

簡略；頁首目五十余科按未分別敘述。但蕨類植物則有較大的經濟價值，而且我國的一般植物分類學家對於此門植物都少有研究。故此書中敘述特詳。蕨綱的十八主科按照柯潑富德 (H. B. Copeland) 的新分類系統有詳細的描寫，并介紹了中國所有的重要屬，同時有多幅精圖，如此初步講授蕨類植物的困難便可以解決了。在第八章裸子植物各科，第九章雙子葉植物各科與第十章單子葉各科，一共敘述了一百余科，皆是我國所產或所栽培的富有經濟植物種的各科。在某些科中尚述及亞科、族以及重要的屬與種。故所敘述的科，虽不过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所敘述的四分之一，但重要的科大多数都有了。第十三章植物分類系統，對於重要的分類系統有詳細的介紹與評論，連一九五四年對於蕨類植物、裸子植物與被子植物的新分類系統都敘述了，這對於了解各家分類系統的內容與短長是有益的。第十四章植物分類學文獻，初次將關於研究植物分類學尤其是關於研究中國的植物分類學文獻，包括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幾部重要著作介紹於讀者，這是有助於治此學的人們的進修與建立小規模的植物分類學的圖書室的。

此書在各方面看來，可以算是一部很適當的參考書，亦可用為各種高等學校的植物分類學教本。但在某些情況下，這書的分量可能還嫌過重，教者可以斟酌予以減損。若時間不夠或要求不高，則關於討論植物分類的理論與技術各章，可以只作簡略的介紹，而多着重於蕨類植物與種子植物百十余科的描述。若再有減損的必要，則可略去本地区所無的植物科不講，這全靠教師們的靈活運用，而是不能預先說及的。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林鎔教授曾將此書原稿全部校閱一遍，并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一九五八年三月（審者）序于北京馬齋

目次

序

緒論	1
----	---

关于中国植物分类的研究工作	1	中国植物学家活跃时期	3
欧美植物学家活跃时期	4	植物分类学目的	19

第一章 演化与分类学的关系	13
---------------	----

分类的理据	13	演化的机制	21
演化的证据	15	演化的成说	25
演化学说的接受	20	进化的与退化的发生	26

第二章 高等植物鉴定的方法	30
---------------	----

植物分类检索表	31
---------	----

第三章 标本室的建造	39
------------	----

建立植物标本室的目的	39	选择标本应注意的要点	49
腊叶标本的利用	49	压制植物标本的特种方法	51
采集用具	43	野外记录与标签	55
压制与保存标本	45		

第四章 植物分类学的术语	59
--------------	----

根	59	花序	67
茎	60	花	70
芽	61	果	75
叶	62	种子	77

第五章 苔藓植物	78
----------	----

(甲) 藓纲	78	(乙) 苔纲	81
--------	----	--------	----

第六章 蕨类植物	86
----------	----

(甲) 松叶蕨纲	87	(丁) 木贼纲	92
(乙) 石松纲	88	(戊) 蕨纲	93
(丙) 水韭纲	91		

第十一章 种子植物的普遍性质 120

种子植物的分类	121	乙. 被子植物亚门	121
种子植物亚门	120	1. 双种子植物纲	121
甲. 裸子植物亚门	121	2. 单种子植物纲	121

第十二章 裸子植物各科 122

第十三章 双种子植物各科 144

第十四章 单子叶植物各科 281

第十五章 植物的命名 328

命名	328	分子学名统一运动的努力	338
学名	330	学名的概念	338
作者和命名者	330	植物学命名法规的摘要	342
作者学名的符号	331	植物学命名法规的影响	343

第十六章 植物分类学原理 344

分类的困难	345	分支植物学对于分类学之贡献	361
分类学的发展	348	主要与次要的性状	363
分类学家的认识	354	种子植物的比较	372
植物学的发展	355		

第十七章 植物分类系统 382

在演化观点以前的植物分类系统	382	分子系统学说的竞争	425
植物的性状分类系统	387	展望对于植物分类研究的趋势	427

第十八章 植物分类学的贡献 429

植物分类学贡献的估计	429	植物杂志	447
经典著作	431	栽培植物	449
分类原理	432	古植物学	451
植物学册	433	词典书目名录等	452
中国植物学的发展	441		

緒 論

近代植物分类学在各项科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此門科学有它的理想規則与原理。將裝飾土地上的丰富植物与以有秩序的分类，建立一套举世公用的术语，以及应用演化原理以研究植物的亲緣关系，实值得人类最大的努力。但此学科另有一种贡献，即帮助从事农林医藥及其他应用植物以供人利用之实际工作者以鉴别其所利用之植物之种类。

命名法專研究植物取得学名的規則。分类学以形态之同异区分植物为若干群而研究其亲緣关系；而在分类的工作中命名乃十分重要。

植物分类学与生态学尤有密切之关系。学名自身并无甚重要性；必待学名附于实物之上始有意义。在野外工作之植物学家不但需要鉴定植物之学名，且須記載其分布、环境、生長季节与經濟价值等項目。

关于中国植物分类的研究工作

过去中国植物学之研究，皆不能称为現代化。吳其濬所著之植物名实图考一書最早布于一八四八年，但仍未知現代治植物分类学的方法，故尚不能称为現代化之植物分类学著作。中国現代化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可分为两时期：第一期为欧美植物学家活动时期，第二期为中國植物学家活动时期。

欧美植物学家活动时期

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植物之研究，与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之侵

略有密切之关系。在十六世紀四十年，葡萄牙人在征服麻六甲后，乃北上而重发现中国，遂与中国通商。曾将东印度所产的胡椒与香料输入中国，而将大黄、樟腦等中国特产输往外国。在此时期，葡萄牙人未有一个植物学家来中国工作。

在一五五二年第一个天主教会抵达中国：一六〇〇年到馬竇 (Matthaeus Ricci) 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許在北京居住。此早期的天主教士对中国所产的經濟植物多作了报导，但从来未將此等植物輸入欧洲。在十七世紀末才有耶穌会的教士加麦尔 (Georg Joseph Kamel) 居住菲律宾多年，曾从該处的华侨搜集中国的蔬菜植物制成腊叶标本寄往英国。以后天主教的教士在南京条約簽訂之后，便有多人深入内地采集植物，如卫神父 (Jeanne Pierre Armand David)、德拉威神父 (Jean Marie Delavay)、华紀神父 (Paul Guillaume Pargès)、苏礼神父 (Jean Andre Soulié)，都在各地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

一六〇〇年英国在亞洲著名的侵略机关东印度公司成立。至十七世紀末年該公司派遣坎宁汉 (James Cunningham) 往廈門。他是欧洲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植物的第一人。他曾將中国植物制了六百种腊叶标本寄回欧洲。在此时期歐洲人士以全力輸入中国的栽培花卉。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約簽訂后，英国的皇家园艺学会即亨和瓊 (Robert Fortune) 到中国来調查中国的农艺与园艺，并搜集中国内园艺植物的种子与苗木，茶叶要是他輸入印度的。

到了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佔領了北京与天津。滿清政府屈服，再訂和約，除增開商埠外，且允許外国人在内地旅行，并許外国教士自由往内地傳教。于是英国人便繼續深入中国内地采集植物。荷士 (Henry Pletcher Hance) 以副領事的身分而进行采集标本与种子的工作。亨利 (Augustine Henry) 以海关的助理医师的身分而在中国内地采集了五千种植物。到了二十世紀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威尔逊 (Ernest Henry Wilson) 先受法国維忌

园艺园 (James Veitch & Sons) 曾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 (Arnold Arboretum) 之命, 到湖北、四川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种子、苗木与球根。以后如李和勃士特 (George Forrest)、华纳尔 (Reginald Farrer) 与华德 (Frank Kingdon-Ward) 都采集了大量的标本、种子与苗木。此外在中国采集的有俄国人马克斯摩维支 (Carl Johan Maximowicz)、柏柴龙斯基将军 (Przewalski)、波谔宁 (Grigori Nikolaevich Potanin)、柏勃桉来德 (Emil Bretschneider) 与柯马洛夫 (V. L. Komarov), 奥国人韩马迪 (Heinrich Handelmaazzetti) 与略克 (Joseph Rock), 瑞典人斯密士 (Harry Smith), 都采集了大量的标本。

日本在侵略台灣及東北以後，也有若干植物學家從事這些地方的植物研究。早田文藏 (B. Hayata)、金平亮三 (Ryozo Kanehira)、山本由松 (Y. Yamamoto)、日森祐舜 (Yushun Kudo)、正宗嚴敬 (Genkei Masamune)、三浦道哉 (Michiya Miura) 都是做了重要工作的。這些人員對中國的植物學有所貢獻，但他們無疑地是我們的文化侵略者。

中國植物學家活動時期

在民国成立以前,中国尚无专门研究植物分类的学者,亦无人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事。最初作大规模采集的人,首推北京大学钟观光教授(一八六八至一九四〇)。他先从事于各种教育与科学事业。一九一二年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一三年辞职,在西湖养病,开始采集研究植物。一九一八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即开始采集植物。二月到福建采集后,乃转入广东至各地采集,采得大量标本,送至菲律宾马尼拉科学研究院请麦雷尔博士(Merrill)鉴定。一九一九年在广东广西与方大川采集,后至云南大理点苍山、宾川雞足山及漾濞等处采集,采得大量标本。暑假曾在海南岛,后至韶关大江口森林采集。一九二〇年在浙江仙霞岭及泰徽黄山等

处采集。一九二一年至九华山、廬山、宜昌、三峡巫山、夔府等处采集。回至汉口后，他到雞公山采集，后乃到太行山一带采集，而由太原、新乡、开封回至北京，秋間他到天台、雁蕩一带采集。四年間他曾旅行十一省，采集植物腊叶标本十五万号，及五百号海产植物标本。一九二七年他任浙江大学教授，曾在东天目山、天台山、及南北雁蕩山采集植物标本七千号。他曾为浙江大学建立一植物园。一九二六年他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教授。一九三〇年他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教授。他对于中国本草有甚深的研究，著有本草綱目疏証一书待刊。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中，他回至宁波原籍，秋間病故。

除北京大学在鍾觀光教授领导下曾至各省采集植物标本外，第二个从事此项工作的学术机关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作者于一九一八年任该校教授。一九一九年秋間开始在浙江采集，曾在大台、雁蕩、松阳、龙泉、小九华山、仙霞嶺，經過遂昌、开化、建德、遂安，而至东西天目山，采得大量植物腊叶标本。一九二〇年春間又至江西吉安、贛州、宁都、建昌、广信及福建武夷山，采得大量植物标本。东南大学成立后，秦仁昌曾在浙江台州、温州及安徽南部，采得大量植物标本，并有重要的新发现。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卷，由作者与陈焕镛教授編纂，于一九二七年出版。

一九二二年中国科学社成立生物科学研究所，作者任植物部主任，曾派員至东南各省及四川采集植物标本，有重要的发现。后来郑万鈞博士在浙江与四川、昌都地区更有大规模的采集，得有大量植物标本，有重要的新发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彙报于一九二五年开始出版。中国植物图谱第二卷由作者与陈焕镛教授編纂，于一九二九年出版。一九二八年，錢崇澍教授繼任为该所植物部主任，裴鑑博士任植物部技師，多年来皆有許多篇論文发表。

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作者任植物部主任。历年曾派員至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各省采集，而以在云南的

采集規模最大，收穫最多。一九三一年蔡希陶在云南鹽津、昭通、涼山、邱北、文山采得植物标本八百号；一九三二年在文山、馬关、河口、鎮雄、靖边、毕节、巧家等地采得植物标本一千八百号；一九三三年在永仁、宾州、建水、石屏、戛山、祿丰、楚雄、蘭坪、大理、知子罗、主帕、瀘水、龙陵等地采集植物标本三千五百号。一九三五年王启无在云南大理、維西、叶枝、菖蒲桶、察瓦龙采集植物标本九千六百号；一九三六年在順宁、鎮康、耿馬、双江、瀾滄、滄源、南嶠、佛海、車里、大猛龙、鎮越、六順等處采集植物标本九千三百九十号；一九三九年在一九四一年在云南东南部屏边、勐山、富宁、西畴、麻栗坡等地采集植物标本二万二千余号。一九三七年俞德浚在云南永宁、本里、中甸、定乡、德钦等處，一九三八年在瀾江、維西、茨中、菖蒲桶、怒江等處，一共采集植物标本二万余号。一九四七年馮国留云南东南部亦采集有大量植物标本。在此大量云南植物标本中发现新种植物甚多，且有新属。此外历年来对于淡水藻类亦有大量采集，皆由李良庆博士研究，曾发表論文多篇。所采大量蕨类植物，則由秦仁昌教授研究，曾发表多篇研究論文。

靜生生物調查所与江西省立农业院曾在廬山含鄱口設立廬山森林植物园，此为中国最大之植物园。历年来大量培植苗木与采集植物种子，向世界各国植物研究机关交换，后来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廬山植物园。又曾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在昆明黑龙潭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亦办有大规模的植物园，今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

靜生生物調查所刊行有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中国植物图譜一至五卷，中国蕨类图譜一至四卷，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一卷，及河北习見树木图說。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一九二八年，第二年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館。秦仁昌与蔣英两教授先后任該館植物組主任。秦仁昌曾往广西十万大山采集大量珍貴植物腊叶标本。蔣英曾在貴州采集大量植

物腊叶标本。一九三四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尚有饒欽止博士研究淡水藻类，邓叔群教授研究菌类，著有中国高等菌类研究一書。所中刊行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丛刊。

一九四五年中央研究院將动植物研究所，改組分为动物研究所与植物研究所。高等植物研究由裴鑑博士主持。植物研究所于此年接收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龐大植物标本室。刊行有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学丛报。一九五〇年此所的高等植物部分及植物标本室，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南京工作站。

一九二九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設有植物研究所，胡慎謨博士任所长；一九三一年由張宗伯、百灵庙、烏里烏苏至甘肃酒泉，入新疆哈密、鄯善、吐鲁番至烏魯木齊，在天山的博克达山等处采集，共得腊叶标本二千号，十一月入南疆；一九三二年全年在南疆采集，先在天山南麓采集，經庫車、拜城、阿克苏、哈密、莎車、叶城等处，由庫車深入崑崙，上西藏高原；再入新疆各地采集，重入崑崙，經西藏北境至克什米尔，出喜馬拉雅山，入印度，由印度返回，采得植物标本二千五百号。历年至各省采集以一九三八年重庆、成都、峨眉等地所采之腊叶标本一千六百号，一九三九年在四川广汉、劍閣、广元，至陝西城固等地所采之腊叶标本二千号，一九四〇年在云南昆明、大理等地所采之腊叶标本三千号，一九四一年在大理、丽江、昆明、建水、石屏、个旧、蒙自、蠻板、芒市所采腊叶标本二千四百号，一九四五年在昆明所采腊叶标本一千九百号，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大理、宾川、下关、漾濞等地所采腊叶标本二千二百号，最为重要。一九三〇年郝盛曾偕同瑞典植物学家到四川北部，入甘肃到蘭州、西宁、青海祁连山、内蒙等地，一九三一年在河南、陝西各地采集植物标本。王仲衡于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两年在陝西太白山、管山、張家口与内蒙，一九三五年在山西南部及石楼山脉，一九

三六年在甘肅南部、青海、及陝西秦嶺等處；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在青海西寧、甘肅文縣、平涼、及四川松潘；一九三九年在湖北宜昌、巴東、興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夏維英在甘肅南部；一九三四年劉繼謨在河北、山西太行山、恒山等處；一九三五年在河南伏牛山；一九三六年在陝西、甘肅、內蒙及郭遠山；一九三七年傅坤俊在蘭州及四川松潘巴郎山；一九三一年孔榮武在吉林威武嶺、敦化、小白山、鏡泊湖等處；一九三三年在秦嶺山脈及陝西南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鍾朴勤在貴州各地；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鍾朴求在黃山與天目山；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在陝西太白山與大巴山，都采集了大量植物標本四千六百号。

植物研究所在抗戰期間曾與西北農學院聯合在陝西武功設立了一個分所，一九五〇年植物研究所改為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武功分所也改為武功工作站。

植物研究所發刊《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叢刊》，及《中國北部植物圖志四册》。

一九二七年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成立，陳煥鑄教授任所長，積極采集研究廣東與海南的植物，歷年來采得大量標本。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在香港、廣州、丹霞山、鼎湖山、溫塘山等處；蔣英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香港、英德、鼎湖山、高州、羅浮山、信宜、海康、海南等地；方景烈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景昌、惠陽、英德、台山、連縣、崖州、十萬大山等處采集植物標本；侯寬昭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在崖州、海南、梅縣、景昌、肇慶、清遠等處；黃志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及廣東各地，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在海南；劉心祈于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一年在廣東、廣西、湖南各地；梁向日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在廣東、廣西十萬大山等處；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在海南；陳少卿于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四年在廣東、廣西、湖南、貴州；李樹勳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在廣西潯山；陳念勛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廣東香港各處；

高錫朋于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在广东、海南、湖南、广西、云南等处都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极多的新种。此所于一九三〇年起曾发刊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专刊，对于广东与海南植物曾发表极多重要研究論文。

武汉大学鍾心怡教授虽为真菌学专家，但对于种子植物亦有深刻的研究：最初在南开大学，后来在厦門大学与武汉大学，历年皆采集有大量各省植物标本。惟因专业为真菌，故在种子植物方面，无暇作深入的研究。惟所采集的大量腊叶标本，至今仍为研究各地种子植物的宝藏。

清华大学吳蘊珍教授的研究计划为編纂“河北省植物志”，故以全力采集河北省植物，曾采集有大量河北省植物标本，亦曾作精深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观察纪录与精美的图画。惜在生前未能完成此著作。其弟子吳徵鎰教授则有志于編纂“中国种子植物名录”，曾制成大量文献卡片：将来此项工作完成刊布以后，对于編纂中国植物志必有重大的贡献。

此外四川大学生物系与西部科学院历年亦曾在四川与西康各处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四川大学生物系主任方文培教授曾刊布“峨眉植物图谱”四册，是为专研究一名山所产植物的著作。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极端重视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曾將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分类部分，与前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植物研究所与静生生物調查所的植物部合併而組成植物分类学研究所，而將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室自上海迁至南京成为植物分类研究所南京工作站；又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陝西武功所創立的分所改为武功工作站，今已改为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又將静生生物調查所在廬山所創立的廬山森林植物园改为廬山工作站。一九五二年植物分类学研究所研究范围扩大，包括形态学、細胞学、遺傳学、植物资源学与真菌学，改名为植物研究所。现真菌部分被分出，改为真菌研究所。

在改組的初期，由于整理内部的機構，未作大規模的采集与研究工作，但已逐漸展开調查各省的植被工作。近數年來配合調查植被工作，曾在內蒙、東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青海、新疆、西藏、湖南、江西、广西、海南采集大量植物標本，尤以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中蘇聯合采集隊在雲南南部采集的一萬余号標本最為重要，其中有不少重複的新發現。又曾由科學院補助武漢大學與四川大學在湖北西部與四川、貴州地區采集大量標本。故今日植物研究所標本室所藏的腊葉標本已達四十萬枚，為解放前的二倍。

一九五四年植物研究所南京工作站，在中山陵園附近建立了大規模的植物園，同時改名為南京中山植物園。一九五六年又開始籌備在雲南南部建立一個熱帶植物園，搜集大量有經濟價值的植物予以栽培。

一九五四年中南大學的農林植物研究所改隸中國科學院，并改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事業擴大，并將該所前在广西所設立的經濟植物研究所改為該所的分所。該所在陳煥鑣所長的領導下對於广东、湖南與广西的植物為更大規模的采集与研究。一九五六年且已划定廣大面積建立植物園，該所已出版了“廣州植物志”。

一九五四年中國科學院森林土壤研究所正式成立於哈爾濱，在劉慎諤所長的領導下，積極研究東北的森林植物，曾采有大量的標本，并出版了“東北森林植物圖志”。

由于近百年來中外植物學家的努力采集与研究，對中國的植物已經知道了大概。然以中國的版圖特別的大，而植物又異常豐富，沒有采集過的地方還不少。以近年來在海南與雲南發現新植物種類之多，可以預想在全國未發現的植物決不在少數。在已有的基礎上，中國的植物學家，已着手編寫地方植物手冊，以為編纂全國的植物志之準備。但仍須積極在各地作大規模的采集，才能完成編纂全國植物志這個偉大任務，這還有賴於全國植物分類

工作者的努力。

植物分类学的目的

人类绝对依赖植物而生活，他们利用了多种植物以充各种的用途，所以必须给与植物以名称。原始民族只对于少数有用或有害或有趣的植物给与某些名称，但少想及植物种类的相互关系。有了少数的简单名称，便已够用了。然苟欲在经济范围以外，对于植物与以科学的思考，则需要更有系统的研究。

研究植物分类学有二主要工作：一为研究各群植物的自然关系，一为给与所有各种植物以学名或俗名，前者称为分类，后者称为命名。分类为研究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第一步工作。

植物分类工作者发现在其周围有数以百万计的植物。这些植物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但有些甚为相同；其他则极不相同而不能表示有任何关系。植物分类工作者在研究与比较共同异之后，在紊乱中乃能建立相当有秩序的系统。他们将万千种植物与以学名及详细的描写，使用及植物的人皆能有所依据。又鉴别其各群植物间的关系，研究其分布、性质及其他有兴趣的事。植物分类学于是乃成为其他与植物有关的科学的基础。

植物万千的用途，使甚多非植物分类学的专家对于植物的名称与分类皆须有若干的知识。植物为利用日光的能的主要工具，直接间接供给人类的衣、食、住、柴炭、纸、观赏物、药品及其他有用之物；其利用无穷，其种类繁多，故一般有文化的人们必须多少熟悉其分类方能免去紊乱。

农艺、果树、蔬菜与花卉园艺 在这些研究部门中，育成良好的新的品种是极为重要的工作。此类工作并非盲目的试验，而须有一定的方法。杂交非常重要，因为须利用野生的植物来进行杂交，故须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许多的农作物与果树、蔬菜、花卉皆是由野生的植物育成。在这方面，植物分类学是有重大的贡献